

龙 山 文 艺 出 版 社



少侠无情剑 (下)

庞 笙 著

庞笙 著

少侠无情剑下

花山文艺出版社
一九九〇年·石家庄

少侠无情剑

上、下

庞 笙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19.75印张 425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

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0,000 定价：7.20元

ISBN 7-80505-273-5/I·261

十 四

商娟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！他老人家怎么这样心狠……”

突然一个冷冰冰的声音接腔道：“心是太狠了，不过，我们雪飞山庄的人也不含糊，血债血还，你们就纳命来吧！”

三人惊愕地举目望去，就见身前七尺远近，一排站着十几名黑衣汉子，蓄势以待。

何雯打量了对方一眼，悄声道：“看情形，他们已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咱们可得小心点呀！”

商娟轻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任他龙潭虎穴，咱们也得闯闯，怕什么？”

何雯轻叱道：“你这丫头，总改不了火爆脾气，只是不要粗心大意，中了敌人的圈套。”

商娟笑道：“我知道，雯姊，你瞧他们怎么中我的圈套吧！”

她说着话，人已姗姗向前走去，娇笑道：“啊呀，是你们几位大哥呀，这么黑天半夜，合力动杖的，和谁打架呀？”

那十几名黑衣人闻言一怔，闹不清对方的来路，互视了一眼，其中一人喝问道：“喂！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商娟娇然一笑，漫声道：“我呀……一半儿来看热闹，一半也想……宰掉你们……”

她身随声走，突然间十指一迸发，径向临近身前的三个

人点了过去。

舒丹也几乎在同时发难，扑向另外两名黑衣人，十指疾吐如矢，但听惨嚎之声连续响起，六七个黑衣汉子已是命归无常了。

商娟这丫头作怪得很，她连杀四人之后，竟无动于衷，却掏出手帕，抹了抹手，轻笑道：“哎呀！我最怕杀人了，要是弄得满手血腥，那该多不舒服……”

何雯立把脸色一沉，叱道：“小妮子，怎么如此张狂！”

商娟一伸舌头，扮了个鬼脸，道：“是真的吗？但眼前这情形，不杀人可也不成了呢！”

何雯不理商娟，转向舒丹把头一摆，轻喝一声道：“走，向后闯！”

于是三人掩藏着身子，试探着前进，鹰飞鸡落，正当方踏进第二层院落的瞬间，突听一声叱喝道：“站住！”

随着喝声，从檐下墙后，又飞窜出七八名黑衣汉子，各抢手中兵器围扑过来。

商娟娇笑一声道：“瞧，他们自愿送死，这还能说什么满手血腥不血腥吗？”

随着话声，她已纵身而上，一柄剑似蛟龙出来，舞起一圈寒光，卷了上去。

何雯和舒丹也不怠慢，两柄剑分由两旁围攻，只听那惨叫之声此起彼落，那八名汉子虽会三招两式，怎会是三人的敌手，转眼之间就已横卧血泊之中了。

商娟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吁，看来这雪飞山庄乃是卖野人头的，并不怎么厉害嘛！”

话音方落，突觉一股劲风起自身后，向自己“关玄穴”

撞到，不由大吃一惊，翻身斜纵，险险避开了这一记突袭，回身一看，发现不知什么时候，来了一位生相奇丑，白发如银的老太婆。

那老婆婆一招落空，并未跟踪出手，只是面含冷笑，目露精光，凝瞅着商娟，冷得使人心底生寒。

商娟这姑娘称得上是初生犊儿不畏虎，她斜瞟了对方一眼，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哟，怎么？隐藏在雪飞山庄中的人物，就只会偷袭暗算呐，不觉得有欠光明么？”

老婆婆闻言，不怒反笑，道：“嘿嘿……小丫头，好利的一张嘴。”

商娟嫣然笑道：“不敢当，真利的应该是我手中的剑，如果不信，一试便知！”

那老婆婆又是一阵“赫赫”怪笑，道：“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妮子，可知道我老人家是谁吗？”

商娟娇笑嫣然道：“我当然知道了。”

老婆婆神情一怔，愕然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认识我的？”

何雯近前悄声道：“妹妹，你真的认识她吗？”

商娟笑道：“我再笨也不会把花狸猫看成黄鼠狼，你看她那副长相，不恰像一只花狸猫么？”

何雯听她这么一说，朝那老婆婆一打量，见她披散着头发，身上衣服却是花丽十分，忍不住失声笑了起来。

老婆婆一听，脸色都气白了，怪眼一翻，发出生硬的一声冷哼，沉重的前进两步，怒声道：“小丫头，凭你对我老婆子这两句话，就是个刚罪……”

商娟哟了一声道：“哎哟，你又不是皇上他娘，怎么可以随便入人于罪呢？”

老婆婆冷冷地道：“姑念你年幼无知，留你一个全尸，快说，是你自己了断，还是让老身动手呢？”

商娟“咯咯”一声娇笑道：“我自己的事，从来不假手他人。”

老婆婆道：“那你还是要自己了断了？”

商娟道：“我今年才十六岁，女子二八一枝花，就这样死了岂不太可惜了么？而且，我很喜欢现在的花样年华，打算再活长远些……”

老婆婆嘿嘿冷笑道：“我看你活不长远。”

商娟笑道：“最低限度会比你活得长久些。”

老婆婆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哼，只怕由不得你……”

她话落杖出，其快如风，杖如一条乌龙摆尾，挟着一股劲风，疾卷而至。

就在她杖首将要触及商娟眉头的刹那间，商娟举剑上撩之际，突然斜刺里冲来一股劲风荡偏了杖头，任是这样，那股劲风的余力，也几乎把商娟冲倒。

到这时候商娟才知道对方的厉害，禁不住由心底深处冒起一股凉气。

可是那老婆婆也感到心头一凜，忙喝问道：“是什么人？胆敢插手老身的闲事？莫非是找死么？”

远远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，笑道：“老虔婆，你可是和阎王老官套上了交情，怎么张口闭口叫人死呢？”

老婆婆不理会对方的话，怒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那人笑道：“三十三天的值日功曹，专管你们这些魔小丑。”

老婆婆气得头发怒张，目冒凶焰，哼了一声道：“是好

的，你现身出来，给老娘看看，你是什么变的！”

那人笑道：“柳英英，我可不管你现在叫什么，少发横，我如现身出去，只怕你想跑都来不及了。”

老婆婆一听对方径直呼自己的闺名，心头不由一震，神色微变之下，狂态稍敛，但有一股凶狠戾气，由衷而生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变的，怎不现身出来，老娘还不会那样的胆小。”

那人笑道：“好吧！那你就先准备好，免得临时着慌。”

老婆婆怒道：“少放闲屁，你若是有脸见人就快出来。”

她话音方落，只见从斜对面一处房脊上滚下来一团黑影，那个苍劲的声音又笑道：“我来了，可不准暗算偷袭……”

他话音未落，老婆婆的成名暗器黑盲针已然出手，眼看着一蓬毒针已完全打中对方，却并不听声息，也不见有一丝儿动静。

老婆婆正然心中起疑，突听得身后有人笑道：“老虔婆，可惜了你那蓬毒针，炼制起来很不容易。”

柳英英闻言大吃一惊，疾忙转身，定睛一看，果然使她吃惊不小，就知道今日碰上了克星，干咽了一口唾沫，强着胆子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原来是你这个臭要饭的，听说你已死在关东了，你怎么没有死吗？”

来人正是侠丐舒常，闻言哈哈笑道：“你可是因为我死了，所以才大胆出山为恶，告诉你我老要饭的是出了名的九命怪猫，不过，你却违了誓言，还有话说么？”

老婆子柳英英闻言，面色惨变，紧咬着牙注视着老丐舒常，渐渐地，从她那眼神之中透露出一股怨毒之色，越来越炽。

老丐舒常似如不见，一指何雯等三人，笑叱道：“你们这三个丫头，真没用处，还没有走出长安地界，就招来了麻烦，还闯什么江湖呀？”

何雯等三人连忙施礼，方待说话，舒丹已抢着道：“爷爷，孙女可没给你丢人呀！”

老丐舒常道：“我知道，但你们却给我找来了麻烦。”

商娟笑眸中翻了翻眼，道：“老爷子，找来了什么麻烦？没有呀！”

老丐舒常神色一整，肃然问道：“孩子们，我问你们，为什么要离家出走？”

何雯和商娟闻言，刹那间双颊飞霞，呐呐地说不出话来，舒丹却插口道：“当然是去救凡哥哥了。”

老丐舒常沉声道：“小丫头，谁叫你多嘴，你又怎知道徐凡被人捉去了呢？”

商娟强辩道：“那个……那个……”

舒常哼了一声道：“那个什么？告诉你们，徐凡已经回家了，等着你们去救人，连人影也看不到。”

何雯忙道：“前辈，他在什么地方？”

老丐舒常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了么，他已回到家了，等你们回到家去就见到他了。”

商娟和舒丹一听，翻身就要出庄。

就在这时，那魔太君柳英英突然发难，手挥处，汇成一股劲风，分袭何雯等三人。

须知魔太君柳英英这黑盲针毒辣异常，只要被一针射中，立即全身痉挛而死，但是它也有克制之物，那就是少阳真气。

在三十年前，老丐舒常曾为所伤，幸他练有三阳神功，又急救得宜，方逃过一劫。

从那时起，老丐就发下洪誓，必为江湖除此大患，经三年寻访，始在北狼山麓找到了魔太君，经过一场恶战之后，论武功造诣，老丐当然高出甚多，魔太君施展出黑盲毒针来，以为必可转败为胜，哪知却正碰上了克星，她也伤在了少阳掌下。

在当时，老丐本可将她毙于掌下，但他念在和魔太君之姊玄阴鬼母尚有一番交情，所以才命她立下重誓，永世不下狼山。

目前她以为老丐已死，克星已除，所以才受了鹰王的邀请，重下狼山，可没料到冤家路窄，就在这雪飞山庄给遇上了。

柳英英这老婆子恨透了老丐，气恼之下，挥起手中钢拐，向老丐当头罩下，几乎同时，魔相公的金银网也挥手撒出。

上下夹攻，配合得妙到巅峰，在老丐毫无防备之下，足尖蹬地，身形疾退，可是他避过头顶上的钢拐，却避不开正面撒下的金银网。

那网上像刀片似的倒钩，又挂住了老丐的小腿裤管上。老丐身形一迟滞，魔太君柳英英的杖风，第二次当头压到。

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到轻叱一声：“打！”

突然间一道如匹练的寒光，迎向钢杖，“叮当”一声响，那道寒光被震开了，却向魔相公刺到。

这一剑双式，借力袭敌，没有招式可言，却迅若电光，

恰到好处，竟是舒丹。

魔相公为求自保，只能躲避收网，身形斜闪，挡住剑光，与魔太君并肩而立。

老丐到这时才吐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丫头，幸你赶来。”

魔太君已尖叱道：“小丫头，你插什么手，要你来管此闲事！”

舒丹道：“他是我爹，怎么说是管闲事，你们以二打一为的是什么呢？”

魔相公道：“我是为了我姥姥，不应该吗？”

魔太君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好，连你也算上，一齐都得死！”

说话间，魔相公先撒出金银网，金光闪烁，攻出六招。

舒丹冷冷一笑道：“好哇！生死由命，

话声中，剑势横飞，专挑网缘。

魔太君柳英英铁拐杖疾如箭矢，手就是十八拐，每一拐都如乌龙飞落。

舒丹此刻气凝丹田，闪身游走，无隙不进招，出招必杀，这正是她雯所传无影剑法中的绝招。

场中四人战成两堆，一处是以兵器，一处是硬碰硬，钢拐遇上风，老丐却是守若金汤。

转眼间百招过去，舒丹身携一剑向魔相公足踝削去。

气，已看出了对方下笔。

然间双足一痛，一

斩。

四十九拐，人已向魔孙儿，你伤在哪里

而起，笑道：“他已

封卷去。

不拚了！”

的长剑，哪知一旁观战庵至，直刺偏门，正插

娟上前又是一剑，插入

他目光中充满了虚茫，目。

站了起来，目注老丐道：

孙儿是个窝囊废。”

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英英

怪你们，逞强出头，这就

这把年纪了，总该明白道

理呀！”

魔太君道：“我母子远居边疆，在中原无亲无友，小孙还要你好好的安葬，我就感激不尽了。”

舒常闻言，不禁恻然，抱拳道：“英英，你安心吧！人死为大，我会厚殓令孙的。”

魔太君道：“老五，谢谢了，我走了。”话落，人已飞纵而走，疾驰而去。

就在魔太君将将离开，就见大厅中走出来一人，哈哈笑道：“老乞儿，好威风呀！”

老丐舒常循声看去，见是胖阎罗向天，三女方想过去迎敌，老丐伸手一拦道：“这里的事交给我了，你们快走！”

说着自己向前迎了上去，距离三丈左右停身，向天又嘿嘿冷笑道：“神龙侠丐果然不凡，杀了魔相公，逼走魔太君，真是威震江湖。”

老丐笑道：“你看得这么清楚，似乎始终都在场。”

向天道：“不错，我从头看到尾看得毫无遗漏。”

老丐一怔道：“既然在旁，为什么不出手？”

向天道：“我要出手，你们焉有命在！”

向天移动着他那胖身躯，上前两步，道：“若无这份傲气，我岂能袖手旁观，如今既敢现身挑战，自有毁灭你们的把握！”

老丐笑道：“请问向兄在鹰王谷是什么身份？”

向天道：“飞鹰七十二神卫之首，现任雪飞总坛主，不赖吧？”

老丐闻言之下，几乎失笑，心想：原来是个二百伍的角色。心念转动间，笑道：“你可知鹰王毕维扬囚兄杀弟，件

件都令人切齿，我知道向兄和他并无深交，何苦出手揽下这段是非！”

向天道：“我找的是你，休管他人是非，且谈你我二人。”

老丐道：“你我二人更无过节。”

向天道：“听说你那打狗棒法打遍大江南北十三省，未逢敌手，本人的仙人掌自信也不含糊。”

老丐道：“可惜老夫并无名利之心，也不想和人争雄。”

向天冷笑道：“我有。”

何雯手中剑一横，插口道：“我奉陪！”

向天道：“不过得等我斗过了这老要饭的，再轮到你不迟，如果你想一齐上也无所谓。”

说着，挥舞起手中仙人掌，纵身前扑，抡起手中仙人掌，搂头砸下。

须知他这件兵刃原名日月仙人掌，又名恶鬼手，长有三尺五寸，前头像只人手，拇指、小指向下微勾，食指、无名指也弯曲如钩，只中指挺立，离手二尺，有一护手月环，手便握在其中，柄尖作三角形，精光耀眼，甚是锋利。

老丐见状，一点也不着急，手中打狗棒一扬，施展开来。

向天见对方棒法精奇，知道遇见了对头劲敌，自己初时不该心存轻视，此时悔已无及，更不答话，也使出全身本领，拼命迎击，暂时打了一个平手。

就在这时，三个女娃儿已聚在了一起，低低商议了一阵，三人分向后院冲去。

这时的胖阎王也和老丐拆换了五十招了，在他情急之下，

施展了杀手“力劈华山”，一掌砍下，等敌人用打狗棒架起上当，他倏的改招换式，将手中仙人掌往右一偏，横过柄尖上的三角钢锋，照准敌人右腕便扎，同时双手钢轮，又朝胸前推去。

这一招名为“神仙三煞手”，更是狠毒的绝招，说着没有什么稀奇，手、眼、身、步法一毫也差不得，动作尤极神速，不是功夫到了火候，遇见劲敌当前，非拼命败中取胜不可，他是不轻易亮出这招的。自从他出道以来，毁在他这招之下的，为数可不少，是以养成他狂傲的习性。

无奈他今天找上的是神龙侠丐舒常，他数十年江湖，经过了多少阵仗，岂能糊涂上当。

向天寻思了一阵，觉得除了用这最后一招拼个死活，孤注一掷之外，更无别法。

所以他口里说着话，想分敌心神，一面猛施煞手，又将袖口里几番想用未用的暗器，乘机扬手，连珠射出，以为任敌人武功多高，算能破了这一招，将自己打倒，他至少也必中上了两支毒箭，受伤之下，自己就可胜券在握了。

谁知事太行险，未免有些心动气浮，老丐武功精纯，久经大敌，始终留意，并无一毫轻视，见他且斗且叫，眼珠略动，料定必有狠毒手法，也就加以防备，不但没有急进，反把攻势略缓，静以观变。

向天哪知厉害，以为可以乘虚而入，见敌人果然横拳来挡，心中大喜，自料必胜，仙人掌往右一横，往前一进身，口里刚说到一个“鹰”字，老丐的身手真个神秘，竟似胸有成竹一般，那一挡也是个虚势。

仙人掌往右一偏，老丐的棒头也随着往下磕去，势子既

急且准，其力更猛，反磕在向天的护手上面。

向天发觉虎口一震，掌头被压，往上又重挑起，方喊道一声：“不好！”身已前进，与敌对面，闪躲不开，明知不妙，右手一紧，仍打算施展未完的绝招，左手跟着扬箭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老丐左手打狗棒一磕，趁着他上路门户没有封闭，竟不容他援手进招，右手解下腰带，往他双腿绕去，上面啐出一口浓痰。

向天手中弩箭尚未飞出袖口，猛觉左腿被一种东西缠住，上面又有暗器袭来，百忙中，方欲用千斤力法定在地上，冷不防有一股刚劲之气，夹着一丝寒光，迎面啐来，直似好几根钢针飞刺脸上，右眼上先挨了一下，奇痛攻心，眼睛不开，哪还站得住脚步，突觉得腿上一紧，当时翻身栽倒。

当时他知觉未失，情知反正一死，随着倒地之势，不问能否射中与否，仍将袖中毒弩连连射出，未射两只，老丐气他不过，上前一棒，将他左手骨齐腕打折。他连受重伤之下，方始痛晕过去。

就在这时，庄中四面都冒起了浓烟，接下去是“劈啪劈啪”一阵响，浓烟之后，又冒起数尺高的火头。

老丐舒常望着那火头，就见何雯等三人从正厅中跑了出来，舒丹笑道：“爷爷，孙女这一把火烧得不错吧！”

老丐笑道：“好，好！咱们该回去了吧！”

四人连夜赶回了南山别业后面石洞，果然徐凡人已回来，而且在洞中静坐，连一阵风谷半瓢和花驴西门静也全都在洞中。

老少七人围坐洞中商议着今后的行止，徐凡道：“各位

老伯伯们及姊姊们，为了徐凡的事，可说都已尽心尽力了，但我们不能老困在这山洞里苟延残喘，连商九叔的生意都做不成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谷半瓢笑道：“因为我们人少力薄，不能和对方明着干，对方势力遍天下，连九大门派都不得不支持他，明着来行吗？”

徐凡道：“那么我们就这样龟缩在这里，能报得了仇吗？”

谷半瓢道：“报仇的事慢慢的来，最低限度保全自己，不能被他杀了，万事现在都得忍嘛！”

徐凡突然大声叫道：“不，不，我忍不下去，我已经忍耐了十六年了，下苦功练功夫为什么？”

花驴西门静道：“对，我也忍不下去了。”

老丐舒常道：“三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西门静道：“每想起大哥、六弟之死，我就寝食难安，为什么不和他拼一场，就算死也死得汉子气，像这样被逼得住在这山洞里，不敢露面见人，还不如死了好。”

谷半瓢沉吟着道：“其实我也忍不下去了，只是老七、老八二人都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有消息，莫非他们……”

老丐舒常道：“什么，你是说他们遭了毒手……。”

谷半瓢道：“我只说可能，因为我们弟兄几个人在毕维扬的心目中，是肉中刺，眼中钉，一日不除，他是一日不得安宁。”

说话之间，进来了商九如，插口道：“二哥说对了，老七、老八可能已被害。”

西门静激昂地道：“那我们还等什么？等着毕维扬一个个地杀了我们！”